

校禮堂文集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六

欽凌廷堪次仲撰

序一

周易述補序

元和惠君定宇著周易述二十卷未竟而卒闕自鼎至未濟十五卦序卦雜卦二傳德州盧運使序而刻之其闕帙如故慎之也易家之厯雜如王韓之鑿宋人之陋太極河洛之誕此在

國初諸儒黃宗炎氏毛奇齡氏胡渭氏皆能言其非者然從未有盡祛魏晉以來儒說之異而獨宗漢易者也

漢易最深者無過荀氏虞氏其說今僅散見於李氏鼎祚集解中後儒土苴視之而不以爲易之準的是易終爲幽渺不可知之書愚者怖之陋者鑿之而漢之師法盡亡矣雖然漢易豈易言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虞翻別傳曰翻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至祖父鳳爲之最密世傳其業至翻五世則虞所注者孟氏學也陸氏釋文曰箕子之明夷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蓼滋鄒湛云訓箕爲蓼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以譏荀爽而箕子者萬物方蓼滋也其說出於孟喜弟子趙賓則荀所注者亦孟氏學也漢書儒林傳乃曰孟喜從田王孫受

易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
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持論巧慧易家皆曰
非古法也云受孟喜若然荀虞之學幾於師承不明是
班固所述已昧經師之授受而啟學士之疑惑易學之
亂不待唐宋以還也惠君生千餘年後奮然論著專取
荀虞旁及鄭氏千氏九家等義且據劉向之說以正班
固之誤蓋自東漢至今未析之大疑不傳之絕學一旦
皆疏其源而導其流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予讀其書
而惜其闕思欲補之自懼寡陋未敢屬草癸卯春在京
師聞旌德江君國屏爲惠氏之門人作周易述補心慕

其人未得見也次年客揚州汪容甫始介余交江君讀其所補十五卦引證精博羽翼惠氏皆余所欲爲而不能爲者江君屬余序之余以爲江君體例同于惠氏茲不再論獨惠氏之書象下傳家人女正乎內男正乎外注內謂二外謂五象下傳澤无水困注水在澤下故无水木上有水井注木上有水上水之象等猶不免用王弼之說江君則悉無之方之惠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儀禮注疏詳校序

抱經先生纂儀禮注疏詳校成將以付梓以廷堪嘗從事於是經也命之作序廷堪案儀禮一經明監本及汲古閣本舛誤特甚崑山顧氏濟陽張氏旣據開成石本校正其經文矣校鄭注者則有休寧戴氏并校賈疏者則有嘉定金氏戴氏所據者小字宋本嘉靖重刻相臺本金氏所據者明鍾人傑本陳鳳梧本至于所校賈疏惟據經傳通解一書而已先生此書則自宋李氏集釋而下所引證者數十家凡經注及疏一字一句之異同必博加考定歸于至當以云詳校誠不虛也其經文於

顧氏張氏所校之外如大射儀負侯許諾節如初去侯據歛縣汪氏以爲去侯二字疑衍聘禮記所以朝天子節未白蒼下據戴氏以爲仍當有朱白蒼三字既夕記男女改服四字據金氏以爲從大記誤八特牲饋食禮賓坐取解還東面拜據戴氏以爲拜字誤衍等皆確不可易而注文大射儀脫者六節公食大夫禮以疏文誤入者二節竝多至百許字尤爲有功於鄭氏疏文則據魏氏要義等校正亦有多出於金氏者後之治是經者執此而求不翅暗室之一燈大水之一楫矣又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案疏云盥于洗西無正文引鄉飲酒禮

以爲知在洗西則經文無于洗西三字可知燕禮主人盥洗節賓降筵北面答拜案疏以賓受獻訖立于序內未有升筵之事謂降筵爲誤誠然今以大射儀經文校之賓降筵三字當作西階上三字蓋大射之前卽燕禮故此節經文全與大射同唯此三字異而鄭注亦與大射略同無降筵之說則鄭氏所見經文本非賓降筵字可知少牢饋食禮佐食遷所俎于阼階西節春脅肺肩在上案禮之通例肩骨體不當列於肺之下濟陽張氏云上文已言肩不當重出且遺胃字則肩字卽胃字之誤今詳疏意亦當作胃字然則唐初本尚是胃字也此

三條皆廷堪尋繹疏文而得者其盥于洗西節已竊幸
與先生合其後二條未審尚可采擇焉否也廷堪淺學
以附名簡末爲榮故不辭而爲之序至於其徵引之廣
刊定之嚴不使敖繼公臆爲增改者闌入焉則深於禮
經者自知之無俟廷堪之頌揚也

禮經釋例序

儀禮十七篇禮之本經也其節文威儀委曲繁重驟閱之如治絲而棼細繹之皆有經緯可分也乍觀之如八山而迷徐歷之皆有塗徑可躋也是故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

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
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籩牢俎七清肉清燔
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
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
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
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眾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
二人舉觶于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于賓
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人酬賓之觶主人黨
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
舉觶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冠禮冠

畢禮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
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於鄉飲
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覲此賓客之禮也而
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
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鴈卽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
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
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
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覲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
也聘賓面卿畢介面眾介面卽聘賓之私覲畢介覲眾
介覲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

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鴈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
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
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覲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饋但行
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
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
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
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
禮則受鴈于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相見
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饗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
之同於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

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
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
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
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
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
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
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
徑者哉廷堪年將三十始肆力於是經潛玩既久知其
間同異之文與夫詳略隆殺之故蓋悉體夫天命民彝
之極而出之信非大聖人不能作也學者舍是奚以爲

節性修身之本哉肄習之餘心有所得輒書之於冊初仿爾雅爲禮經釋名十二篇如是者有年漸覺非他經可比其宏綱細目必以例爲主有非詁訓名物所能賅者乾隆壬子乃剛燕就簡仿杜氏之於春秋定爲禮經釋例已而聞婺源江氏有儀禮釋例又見杭氏道古堂集有禮例序慮其雷同輟而弗作者經歲後檢

四庫書存目載儀禮釋例一卷提要云江永撰是書標目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復考杭氏禮例序又似欲合周禮儀禮而爲之者且以大射爲天子禮公食大夫爲大夫禮則於禮經尚疏然則江氏

杭氏皆有志而未之逮也於是重取舊彙證以羣經合
者取之離者則置之信者申之疑者則闕之區爲八類
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
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
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於第
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
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
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儀禮釋宮已詳故也回憶
草創之初矻矻十餘年彙凡數易矣困學之中聊借爲
治絲登山之一助知禮君子矜其失之煩而規之則幸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六

甚焉嘉慶四年歲在屠維協洽日躔壽星之次歛凌廷
堪次仲氏書於寧國學署之杞菊軒中

孟子時事考徵序

七十子後百家競起人自爲學明王道守儒術者孟荀
二子也孟子有漢趙岐注荀子有唐楊倞注皆大醇無
小疵焉自宋人取孟子以配論語及小戴禮記中大學
中庸兩篇謂之四書後遂用之取士由是說孟子者日
益多然皆就考亭集注而摹畫之以爲科舉之用於本
書無所發明也矧求其時事而詳考之邪康熙中太原
閻氏有孟子生卒年月考近吾友海寧周君耕厓有孟
子四考於是孟子時事稍稍可尋同年陳君鳳石博極
羣書名冠儕輩授經之暇復撰孟子時事考徵四卷兼

旁及七國之形勢徵引賅洽考證明備較閻氏周氏而
加密焉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
其世也鳳石此書可謂知人論世之學矣竊惟太史公
書以孟子荀卿同傳未嘗有所軒輊於其間而孟荀之
稱由漢迄唐無異辭若夫罷荀卿從祀祧七十子而以
孔孟竝舉此蓋出後儒之意於古未之前聞也今孟子
得鳳石及閻氏周氏實事求是蒐討靡遺而荀卿子三
十二篇自二三好古君子爲之校正審定外無過問者
甚且遭陋者妄加刪改幾失其真斯亦儒林之深恥也
鳳石屬余序共書爰并述其所見以質焉嘉慶八年日

陳鵝尾之次歛年愚弟凌廷堪拜序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六

序

十

燕樂考原序

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又曰聲成文謂之音古之所謂聲者卽燕樂之十五字譜也古之所謂音者卽燕樂之二十八調也故知聲而不知音昔人所譏焉樂以調爲主而調中所用之高下十五字次之故唐宋人燕樂及所填詞金元人曲子皆注明各調名今之因其名而求其實者誰乎自鄭譚演蘇祗婆琵琶爲八十四調而附會於五聲二變十二律爲此欺人之學其實繁複而不可用若蔡季通去二變而爲六十調殆又爲鄭譚所愚焉後之學者奉爲鴻寶沿及近世遂置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六

燕樂二十八調於不問陋者又或依蔡氏於起調畢曲辨之而於今之七調反以爲歌師末技皆可哂之甚者於是流俗著書徒沾沾於字譜高下誤謂七調可以互用不必措意甚至全以正宮調譜之自詡知音耳食者亦羣相附和語以燕樂宮調質焉不知爲何物遂疑爲失傳嗚呼豈唐宋人所習者亦神奇不可測之事耶不知燕樂不用黍律以琵琶弢叶之琵琶四弢故燕樂四均一均七調故二十八調今笛與三弢相應蓋以琵琶之第一弢爲黃鍾然則今琵琶之七調卽燕樂之七宮也三弢之七調卽燕樂之七商也其殺聲用某字卽今

之某字調也至於七角宋人已不用七羽元人已不用
蓋此二均必轉辟移柱乃得之不適於用故也竊謂世
儒有志古樂不能以燕樂考之往往累黍截竹自矜籌
策雖言之成理及施諸用幾如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
可卽不然則以今笛參差其孔上尋律呂夫今笛尚不
能應燕樂之七宮况雅樂乎是皆扣槃捫籥之爲學者
將何所取徑焉廷堪於斯事初亦未解若涉大水者有
年然後稽之於典籍證之以器數一旦始有所悟入乃
以鄙見著爲燕樂考原六卷於古樂不敢妄議獨取燕
樂二十八調詳繹而細論之庶幾儒者實事求是之義

顯愚之識不自意及此或者鬼神牖其衷乎此本孤學
無師無友皆由積思而得不似天文算術有西人先導
也同志者希書成未敢示人謹藏篋衍俟好學深思者
質之倘是非不謬於古人其於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
樂之故不無葑菲之采云爾嘉慶九年歲在甲子七月
之望歛凌廷堪次仲序

晉泰始笛律匡謬序

樂學之不明由算數之說汨之也黃鍾之數又記漢書
皆云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稽諸經傳無此文也不
知此數於何施用將以爲黃鍾之長邪吾恐九寸之管
非鍼芒刀刃不足以容之將以爲黃鍾之實邪吾恐徑
三分之一中空非野馬塵埃不足以受之卽容矣受矣藉
使造律者羸胸之數或偶差至什伯吾又恐非離朱之
明不足以察之也然則律度之乘除損益果可以深信
邪晝鬼易晝人難言樂者每恃此以爲藏身之固苟以
吾言轉叩之未有不瞠乎若失者陳之以虛數則爛然

驗之以實用則茫然蓋比比皆是矣有識之士如魏之陳仲孺宋之沈存中皆嘗疑之特不能戶說以眇論耳晉秦始末荀公會嘗製笛律乃以絲聲之律度爲竹聲之律度悉毀前人舊作而樂學益晦幸晉朝廟笛之制列和所對之辭以及梁武帝四通十二笛尚存於史志可因此以考見其崖略於是條分而件繫之作晉秦始笛律匡謬一卷嗟乎所匡者寧獨荀公會哉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六

受業涇縣

胡沛澤樹雲

校

翟森桃圃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七

歙凌廷堪次仲撰

序二

西魏書後序

南康謝蘊山先生撰西魏書二十四卷凡紀一考五表四傳十三載記一既成以示廷堪命爲後序廷堪受而讀之終篇乃作序曰夫班馬以降紀載迭興自宋逮元史法漸失主文辭者其弊或至於空疏寄褒貶者厥咎遂鄰於僭妄雖家自謂繼龍門之軌人自謂續麟經之筆然求諸體例尋其端委罕有當焉先生以金匱之才

厯石渠之選網羅放失於千數百載以上編次事實於二十餘年之中有休文伯起之明備無子京永叔之簡陋卷帙不廣條目悉具編年紀月以經之旁行邪上以緯之詳於因革損益著其興衰治亂洵足以存南董之權度爲東觀之規矩者矣約舉大綱其善有六載繹微旨可得言焉夫承祚以武皇作紀而孝獻辱主范史自升之房喬以文帝繫年而高貴冲人陳志自進之良以帝系所關義無漏略未聞拓跋末造附載於宇文水運季朝借垂於木德而長安四主竟乏專書豈因有延壽總錄之北朝遂可置佛助就剛之西國乎是曰補闕其

善一也寶符已禪於延康志士猶尊章武神器久移於
天祐後人尚右昇元何者聊紹劉宗暫延唐祚况夫出
帝儼存清河遽立永熙未改天平遂元然則抑彼鄴下
扶茲關中齊寶炬於天王厠善見於列國方之蕭常謝
陛之表章西蜀陸游馬令之纂輯南唐孰短孰長必能
辨之是曰存統其善二也至於仲達子上篇不見於當
塗獻武文襄傳不列於元魏功業雖著人臣以終圖錄
詎膺帝制乃僭案其時世固有依違揆諸史裁寧云允
協於是除太祖之追美大書黑獺削唐紀之溢稱直登
李虎發古人未發之公抉前史未抉之隱是曰正名其

善三也若乃卿士之設悉倣周官詔令所頒咸規大誥
始祖配帝聿崇郊祀之儀屬國來王爰修聘覲之典或
同時所未遑或後代所希有講明古禮尤宜愛惜而令
狐乏志溷墜良多鉅鹿懷私刊落都盡所幸者杜君卿
典標八目偶存棠谿之碎金于志寧志貫五朝間具崑
山之片玉裘集狐腋冠聚鵝毛是曰蒐軼其善四也管
幼安誤收國志本未仕曹稽叔夜濫入晉書何嘗臣馬
又若齊社屋而叔朗西行陳鼎遷而德章北面而王晞
仍存於河朔袁憲莫損於江左凡此之類更僕難終徒
豐其部未良其限故万紐效績於荆襄究非魏之勲舊

尉遲建功於庸蜀自屬周之臣子但錄其事不載其人
是曰嚴界其善五也毋邱諸葛魏室之蓋臣劉秉袁粲
宋家之誼士以及子助舉義攸之勤王衡其終始都無
可議乃或以忠作叛以順號逆皆是曲筆豈爲讜言猶
之孝武謀去疆臣非爲失德而橫謂斛斯椿爲羣小王
思政爲諂佞巧言亂其阜白俗語流爲丹青不合不公
未足爲訓今一洗之槩從其實是曰辨誣其善六也因
斯六善運厥三長集簡冊之遺聞闡古今之通論其考
紀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較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
訂大統之版圖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釐代都

之門望較官氏而尤詳焉其封爵征伐諸表也則於魏書所未備者取法於遷因而加覈焉是書也雖劉知幾之苛於論世必當首肯鄭漁仲之嚴以律人亦爲心折者矣夫八代之書具存南北之史復撰宋景文之新書洎劉昫同著薛子平之舊史與歐陽竝傳矧紹統續志可輔范詹事之全書太素逸篇曾入魏著作之闕卷行見儲於

中秘彙在上庠夫豈柯奇純之等所能望其肩背王損仲之徒所能窺其堂戶也哉用是撮其體要綴諸簡末俾後之讀是書者有所考焉云爾

後魏書音義序

夫蒼素之別青蠅能惑之審視則自知也異同之辨白馬能消之平心則自定也昔臨頌爲周官發難及鄭司農注焉然後盛行何休爲左氏膏肓及杜當陽解焉於茲大顯經尚如此況於史乎故作史者當善善而惡惡苟畏讐避怒則曲筆滋彰矣論史者當是是而非非苟勦說雷同則直道終泯矣魏收撰後魏書凡一百十四篇其文豐腴其體詳慎皇始之耆定英偉其才力足以發之太和之制度明備其博雅足以張之未嘗不擅著作之材具良史之識也乃末學膚受信一人之偏詞隨

羣詈而交響舉司馬歐陽之篇目則攘臂歎其長聞休
文伯起之姓名則撫掌笑其短夫束其書而未觀置其
人於弗道則優劣得失何自而知本末始終何由而貫
每聆斯議蒙竊惑焉蓋嘗綜其巨綱而論之平文之初
大書丁丑者著夫晉亡而魏紹則春王正月之文也道
武之始特紀元年者明夫臣攝而君在則共和行政之
義也序紀詳載源流法史記述殷周而作焉列傳備陳
宗族開唐書表世系之先焉蒼烏白鹿爭言祥瑞爲五
行所未究是以有靈徵之志長孫獨孤比於著望皆世
本所不詳是以有官民之志象教元風迭相消長非方

伎所能賅是以有釋老之志此主乎創者也天象卑南而尊北故罕書占驗於建康地形扶東而抑西故但據版圖於武定他如律厯禮樂則本於遷之八書食貨刑罰則仍於固之十志此主乎因者也倘取斯編以方曩哲固可兄事陳壽弟畜沈約故陸操謂有大功於魏楊愔謂爲不刊之典此豈蔚宗足以扶轂永叔足以驂乘者歟或謂魏書旣成訴之者衆文宣詔魏收于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討論謗史諸人竝各抵罪於是眾口喧然號爲穢史披猖至是尚煩表章乎此不然也夫謗史之罪實由於齊文宣穢史之名成於李百藥苟謗史旣

實則穢史必虛也案北齊書魏收傳前則採伯起之自序後蓋援訴史之讞辭所謂號爲穢史者卽訴者之所造藉以蓋其先愆也所謂酬助于陽休之受金于爾朱氏者卽訴者之所誣思欲引爲左證也百藥不辨據之而書無識甚矣再考魏收對高隆之所言見隋書李德林之傳是未獎其子先侮其父輕薄殊甚府怨何疑然則百藥之詆收不獨據當時之故牘抑且挾上世之宿嫌也或謂收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至於發冢棄骨豈亦百藥詆之乎此又不然也夫子孫之情孰不樂祖父爲君子常人之見亦願垂方冊之令譽故東征

未道桓彝宣武爲之變色南史直書崔杼齊卿至於加刃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怨毒所鍾何有腐骼乎故訟之者衆正見其不虛美憾之者深益徵其不隱惡也彼夫龍門謗書實由蠶室孤憤世宗英主文涉刺譏平津賢相語含姍訐功如衛霍暴其姦生之醜吏如張杜著其深文之酷將軍屢敗豔其事而激昂不平都尉生降壯其人而淋漓欲絕褊衷私意與收孰多幸而書出頗晚恩怨旣已悉忘時猶近古毀譽非其所較使處蚋螻之遭當殺戀之代恐難免入東矢於兩造捐便房於九原也或謂詰汾力微悉隆以帝祿官猗奄皆升於紀東晉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七

則黜爲僭僞南朝則呼爲島夷徒河臨渭則別其種落
姑臧敦煌則責其私署此何以稱焉應之曰此春秋之
例也魯雖侯爵內諱崇之爲公楚已王稱外攘卑之爲
子物莫能兩大禮定於一尊故粵君黃屋左纛貶其號
曰尉佗新室紫色餘分斥其名曰王莽且蘭臺操觚不
遺陳勝項籍宣城握管并收文伯子陽自天保以前溯
建興之末中原則十六國江表則二百年不書固無此
理書之將何以書好學深思當知其意也又若三馬寇
於金行羣龍附於晉簡塗轍所在國工莫踰何獨於收
遂相詬厲乎或謂孝武尚存亟進東帝宇文未滅遽退

南陽茹柔吐剛伸逆屈順又何以稱焉應之曰此亦春秋之例也孫林父之逐獻而剽書衛侯祭封人之立厲而昭書鄭忽况永熙因赤虵而奔大統爲黑獺所奉收爲齊臣安得不云爾乎苟吹毛索癢執珠奪類自非聖經何書蔑有故攻子長之隙則曰崇勢利羞賤貧摘孟堅之疵則曰排死節否正直然而厯世珍賞莫之能廢蓋衣孤裘者不嫌羔袖采葑菲者無以下體寧以一肯而忘大德乎皆不足爲收病也且延壽北史君實通鑑竝全襲收作黠竄罕加乃聲影偶生而百犬競吠朝暮互易而衆狙皆喜楚璞遭別趙璧易城可勝矇乎書有

關帙在宋已然亡者前賢旣爲綴補存者後人尤宜寶
惜廷堪情非矯枉志在闡幽夫馬昭申鄭豈有成見劉
焯規杜不無謾聞於是不揣譎陋爲之音義踵事折衷
願俟君子世之抗墜所不計也

元遺山年譜序

遺山先生金亡不仕幾三十年其舊都之感故君之思
幽憂慷慨之端悱惻纏綿之故不可明言者悉寓之於
詩顧其詩集分體而不編年其出處又皆散見於他書
閱之者但獵取其辭華剽襲其體格而已究未能得其
寄托之所在也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歲客居揚州讀先
生之詩而愛之展卷之際身世漠不相關古今渺不相
接然而其情之可以移人者常一往而不可窮其誠之
可以動物者每三復而不能置茫茫然而來怦怦焉欲
動不自知其何心也旣而取金史先生本傳及文集排

比而類次之尊先生所遭之時與先生所處之境而後先生之出處本末有所考覈幾先生之詩之命意有所窺蓋其天懷之所感激偶於一物焉而伸之其孤憤之所鬱結偶於一事焉而發之身處於元而心在乎金言盡於此而意繫乎彼細而案之隨處皆舊都之感故君之思也始知向之相賞於辭華體格間者爲已淺矣然先生出處本末天興甲午以前雖具金史本傳而自乙未以至丁巳往來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行踪靡定本傳及郝陵川所撰墓銘皆未之詳蒐緝亦殊不易易也於是仿魯氏之於少陵施氏之於東坡之例以年爲經

以詩緯之爲先生年譜一書癸卯在京師曾以草創質
翁覃溪師師甚喜曰昔者亦擬爲此今得子書余可以
不作矣子其勉旃嗣以牽於俗累稿凡數易終未成書
及就官寧國稍稍得暇乃取舊稿并雜采金史元史中
州集歸潛志元文類洎金元人文集撰著之等鈎稽校
勘釐爲二卷以仕金時事爲上卷北渡後事爲下卷其
可考者錄之其不可考者闕之後人議論之誣考證之
疏者則爲辨之至於其詩之寄托之所在未敢臆解聊
自附於季卿元之之後惜道遠不獲就正於吾師也嘉
慶元年歲在丙辰十一月朔歛凌廷堪序

寧國凌氏宗譜序

凌氏之見史傳始於吳志偏將軍父子而兩漢無聞焉
其受氏之始鄭樵通志氏族略以爲姬姓衛康叔支子
爲周凌人子孫以官爲氏則字當從夂又考廣韻凌水
名出臨淮亦姓吳將有凌統則字當從水廣韻雖重修
於宋初實本於陸法言孫恂諸人遠在夾潑之前較爲
可信唐唯柳子厚連州凌員外司馬詩云凌人古受氏
吳氏夸雄姿說同夾潑然亦在陸孫後矣據廣韻則當
從水而莫明其受氏之由據通志則當從夂而又與廣
韻不合或謂凌水名漢書泗水國有凌縣凌水所出廣

韻作凌豈以地得氏歟或又謂博雅廣韻凌字皆云厯也從水史記秦始皇本紀陵水經地正義曰陵作凌猶之辭未可以傳信也竊謂吾族受氏之由當據通志以官爲氏而字則當據廣韻從水作凌猶之邵氏出自召公奭後加邑作邵袁氏出自轅濤塗後省車作袁也何也廣韻於水旁凌字下注引吳志偏將軍爲證而於欠旁凌字下注但云冰凌別無他語則當時所見吳志原文固是從水之凌字也凌氏皆祖偏將軍則從水作凌爲宜今吳志刻本作凌字從欠是後人因以官爲氏而

妄改廣韻古書二字偏旁判然不紊非魯魚亥豕者比當本之以爲定說也吾歙之凌始於元一公諱安唐顯慶二年官歙州長史卜宅城北之雙溪是爲自餘杭遷歙之第一世祖後凡居休寧宣饒松江及江北之定遠懷遠者皆歙之所分也廷堪官寧國府教授有宗人世厚居府屬之寧國縣以譜來請序閱其世次爲元一公二十一世孫大德公之裔則其爲吾歙所分者信而有徵惟譜中載吳晉諸誥勅及陶侃所作偏將軍傳皆雙溪宗譜所無者且吳志本傳但稱孫權使張承爲作銘誄卽裴氏注中亦不聞有陶侃作傳之事疑以傳疑可

也於是考吾族受氏之梗概并序其與吾歛同源之故
弁之於首云嘉慶二年九月初八日元一公第三十九
世裔孫

賜同進士出身

勅授文林郎寧國府儒學教授加一級廷堪謹序

懷遠宮氏族譜序

譜牒之學隋唐二志著錄者多至數十百家蓋魏晉六朝士大夫以門第相高而古之敬宗收族遺意亦因之存焉然就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而案之強半出於附會不盡可徵信也懷遠宮氏其先於明洪武中徙自句容代習儒業十二傳至吏部公以名進士起家始亢其宗又再傳至中丞公勲猷政事爲

國家楨幹而族益以大吏部公修家譜以徙居懷遠者爲始其荒略不可考者概闕焉無前代附會之習可謂得著作之體矣吾凌氏之先則唐初由餘杭遷歛至今

聚族居於城北雙溪之上而支派散處寧國懷遠定遠
上海江西諸地者甚多其譜自宋迄明末屢經增緝近
又百餘年矣中丞公娶於定遠凌氏亦吾歙之所分也
中丞公文孫茂琴徵君以諸生舉孝廉方正能世其家
學今年冬因事來宣城出其家譜屬余序之余既忝在
葭莩之末而中丞公嗣君雲峰已酉鄉試又與余同薦
於劉鍊齋先生房是以不敢以不文辭謹據譜中所述
錄以爲序而吾族百年來譜牒之事未有續任之者對
此益惴惴焉有放佚之懼徵君歸其爲我語懷遠定遠
一族各錄其世次見貽俾他日秉筆者有所依據而敬

宗收族之意不致久而廢墜是所厚望焉嘉慶二年十
二月中浣

賜同進士出身勅授文林郎寧國府教授姻末歛凌廷
堪頓首拜撰

權經齋劄記序

自宋以來爲考覈之學者所著書以洪野處容齋筆記
王深寧困學紀聞爲最後之著錄者列其目於子部雜
家所以別於類書及小說家也稍稍衰於前明迨至

國朝茲學漸盛而崑山顧氏日知錄太原閻氏潛邱劄
記由此其選也同年桐城孫君符如博綜羣籍好學深
思著權經齋劄記一卷於六經傳注百家撰述皆有所
論辨其鈞深縵隱不翅象罔之索珠也其批郤導窾不
翅庖丁之游刃也其較得失區同異不翅雍巫之別五
味而冷綸之審六同也誠可謂觀書眼如月罅隙靡不

照矣世亦有籍談原伯魯者流詡醢雞之舊爲文圃自
知考類百出怵稽古之士齟齬其短長譬之魑魅嫌白
日盜賊憎主人因而積陋生妄華言自欺逆詆考覈爲
不足爲究之不識考覈之學爲何等甚且以類書小說
當之雖使見殷侍御新注公羊春秋其能愧生於中顏
變於外乎於是歎昌黎爲不可及矣符如屬廷堪序其
書徒以慵嬾寡學逡遁逾年昨開雕於秣陵復寓書促
之竊謂符如此書不騁才競勝不夸多驚廣唯於實事
求是固應比肩寧人百詩接武景盧伯厚而兼儒墨合
名法亦不外乎劉氏七略之初旨方諸弇州之藝苑卮

言升菴之丹鉛總錄其精粗深淺之判蓋有不可同日
語者符如之族人季仇觀察鳳卿茂才皆今之善讀書
者且同在白下試以廷堪所見質之如不河漢其言卽
以爲序可也嘉慶五年上章涪灘之歲三月辛酉年愚
弟歙凌廷堪拜序

程尹谿印譜序

周官掌節曰貨賄用璽節後鄭注璽節者今之印章也
許叔重說文解字敍曰秦書八體五曰摹印又曰亡新
居攝時有六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徐鍇曰摹印屈
曲填密則秦璽文是也然則印章之制其來遠矣漢以
玉及金銀銅爲之至元王冕始易以石後人遂目爲小
技而與書畫玩物竝類而齊觀抑何陋也夫文字之興
代相更易古文變而爲籀書籀書變而爲小篆小篆變
而爲隸與八分隸與八分又變而爲楷書已盡失古象
形象聲之旨所可賴以尋繹者說文解字而外惟金石

文字之僅存者而已而弁陋之徒第賞其筆畫之工整可歎也鍾鼎之文無論矣石刻以石鼓文爲最古然唐以前無述之者始見於杜少陵詩韋蘇州韓昌黎繼之昌黎以爲周宣王時刻宋鄭漁仲以爲秦時刻金馬子卿以爲宇文周時刻幾莫能辨其真贋兩漢石刻存於世者除重刻及拓本僅存者惟曲阜之五鳳二年甌及乙瑛孔謙韓勅孔宙孔甯史晨等碑濟寧之景君鄭固魯峻武榮鄭季宣等碑汶上之衡方碑城武之張壽碑東平之張遷碑登封之太室石闕銘鄆陵之尹宙碑無極之白石神君碑溧水之接官碑滎陽之諱仁碑郟陽

之曹全碑鎮西之裴岑碑等統碑陰碑側而計之不過二三十種較之歐洪趙所著錄者已什不存一其中惟五鳳二年甄爲西漢刻餘皆東漢安順以後物又惟五鳳二年甄及太室石闕銘爲篆書餘皆八分書故攷古者多旁索於古刀布泉貨漢瓦漢印之殘字借以稍見小學之源流字體之遷變而刀布泉貨漢瓦世罕規撫之者惟漢印自元以來輾轉仿效百出不窮於是不深求六書之本而但以工於章法姿態爲能事嗟乎其陋與以金石文字爲法帖而賞其筆畫之工整者何以異耶印章著錄家有吾衍學古編及周亮工印人傳朱象

賢印典等書而印譜之作雪漁三橋而還更僕難終矣
程君尹谿讀書稽古深明六書之蘊復以餘技作爲印
章是眞有志於古之士非數典忘祖者可比客有以其
印譜見示者遂疏所見於卷端而還之他日尹谿盡發
胷中之藏著書以問世則今日印譜之刻其亦鄧林之
一枝渤澥之一勺也歟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七

受業涇縣

胡承謙搗之

校

胡承謨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八

欵凌廷堪次仲撰

序三

鄔覺菴詩序

庚子

鄔君覺菴家臨長白人號飛黃雙目如星一身是膽詢
才華則夙傳倚馬問閤閱則舊本從龍幼逐宦游壯增
落拓以翩翩之公子作僕僕之羈人流連郭隗臺前潦
倒荆卿市上高歌撫劍黃皮縛袴以馳驅長嘯登樓赤
幘籠頭而憑眺少年同學盡是輕肥先世故人半居卿
相何獨幽薊雪花似席偏逢已敝之裘京華美酒如泉

不到流涎之口將碎琴於市肆自慚客有何能待曳履
於侯門又以慙無所遇長安米貴大是難居庾嶺春深
忽思作客扁舟挂席覓親知於拾翠洲邊徒步東書訪
古蹟於投香浦側指趙陀之故苑更無麋鹿來游尋劉
龔之荒宮時有鷓鴣飛上蕭條珠岸漁父頻過冷落花
田美人何處饒他嶽嶽未免一往俱深對此茫茫能不
百端交集加以風流結習顧盼多姿覩麗景之鮮新動
閒情之跌宕蠻風瘴雨愛眠蠻婦蘭船島月夷煙屢醉
黎姬酒肆半江榕葉綠上新詩滿樹蕉花紅分舊夢鏤
香刻玉既多兒女柔腸策電驅霆復帶英雄俠骨無何

刀頭已卜盾鼻旋磨丈夫安事毛錐壯士須盤馬稍牛
腰蠹腹羞忍凍而剗蠶燕領虎頭願高飛而食肉投筆
蓮花幕裏詎因久客思歸荷戈瓠子河干實羨從軍最
樂力逾三虎能開八石之弓才幹萬牛甘作百夫之長
雖指揮略展非同細柳營前而懷抱初開小試桃花水
畔凡茲經歷悉寄篇章暫洩雄心故多傑作所謂解飛
揚之太白何嘗但曉吟詩賦競病之景宗不止耑精騎
射者也僕網成未貴臣朔長飢辭家紫石峰頭托跡蒼
梧山下蓋賤子僑居之地卽乃祖敷治之邦五袴曾歌
識餘風之未泯一錢不受感遺愛之猶存昔詢故老於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八

月三

二

胸山甘棠勿翦今覩文孫於鑾水垂柳初齊邂逅方春
相逢恨晚行當痛飲開孔座之清尊謬許賞音發賀囊
之古錦爰因交厚遂爾言狂竟效他山不憚吹毛妄索
納其細壤何期抵掌深談豈惟一片虛心恕予之狂瞽
兼以千秋巨眼指我之瑕疵是以沙石微攻轉獲瓊瑤
厚報矣嗟乎抉譎摘失固云良友深情護短好諛亦是
文人通病所以樽前現在劉夢得結怨於奇章席上之
而王介甫取憎於明允君誠快士彼獨何人斯時也雨
外挑燈余旣頽唐以醉酒邊把卷君恣慷慨而言四海
會游誰知我者片言勿吝子盃序之不敢避席深辭聊

復援毫報命心知難却顏汗何任小言詹詹徒著佛頭
之糞大方落落敢加頰上之毫用志雅懷敬題燕語

墨波堂詩集序

十五國風有正有變大小二雅亦有正有變風雅且然
唐宋以下何論焉唐人之詩有正有變宋人之詩亦有
正有變唐詩之變變而不失其正者也宋詩之變有變
而不失其正者有變而失其正者學邯鄲之步去風雅
彌遠矣故詩當論正變不必分唐宋也元裕之云蘇門
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又云奇外無奇更出奇
一波纔動萬波隨其曰新者則變之謂也其曰奇外出
奇者則變而失其正之謂也今之翻新鬪奇者日出不
窮一夫倡之百夫和之其於唐人之詩不啻魏文侯之

聽古樂矣同年陳子犀先生不隨流俗之好惡不爲風氣所轉移其爲詩毅然以唐人爲宗不獨唐以後之詩戛戛務去卽唐詩之變者亦矜慎所擇不敢苟同焉洵可謂豪傑特立之士也已嘉慶九年冬相遇於宣城出所著墨波堂集見示華瞻高渾超軼等倫一時習尚無由染其筆端是真能得唐詩之髓者讀之如清廟之瑟壹倡而三歎始知天地和平之音未嘗不足以感人彼操縵而使人欲卧者不善爲樂之過也子犀謬以予爲知言屬子序之竊謂今之翻新鬪奇者莫不極力推崇宋人矣果能沿波討源真見其精神之所聚乎抑隨眾

口而交譽也又莫不同聲扞排明七子矣果能批卻導
窾直指其癥結之所在乎抑隨眾口而交毀也夫文勝
則救之以質質勝則救之以文公安竟陵之取宋人譏
七子蓋生唐風既盛之後而思有以救之不自知其矯
枉之過正也今之談藝家自謂翻新闢奇而不知適路
公安竟陵之故輟然則救近日詩家之流弊其惟唐人
之詩乎子犀致身清要遭遇

聖世屢持文衡庶幾出其所學爲多士倡將見庠序之
內上舞下歌蹈德詠仁駸駸乎皆風雅之正聲又何唐
宋之足辨也哉

酌亭遺藁序

乾隆丙午七月余友章君酌亭卒於胸山之陽年僅三十是冬余京兆下第南歸君之孤士杞方六齡覓君遺藁不得甚悼之及余官宛陵士杞漸長乃以君手藁浣香吟草一冊見寄於是校而錄之并附以昔所記憶者凡得詩八十八篇詞十三闕統名之曰酌亭遺藁藏之篋中花晨月夕每展玩一過猶似故人依依共話時也嘉慶戊辰阮伯元侍郎再撫浙江招余作西湖之遊暇日因出君此藁乞侍郎序而傳之前青浦王述菴司寇

輯

國朝詞綜載君壽樓春一調亦從余篋中本錄入也是
歲中秋後九日淩廷堪次仲序

學勤齋時文自序

廷堪少困飢寒學買不成年二十餘去而傭書不知時文爲何等也暇日竊借經史讀之人咸以爲笑謂不從時文入終無是處也嗣是見作時文者輒怖之然與之談論又往往不滿人意疑時文別有秘傳乃宛轉叩作時文之法於人則又笑曰是甚難有理有法非童而習之不可如子之年尚奚及哉於是退而自悲因憶戴記所云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斯言不誣也至是遂絕意於時文癸卯客京師洗馬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廷堪所作詩古文及他撰述大嗟異問奚以不應試廷堪

以幼未嘗學時文且不知理法爲對先生戰然曰子蓋爲村夫子之言所誤矣夫古今文一而已豈有二理二法哉乃取案上文數篇示廷堪曰此時文也寧有異於子所云乎乃坊之學於是遂受業先生之門援例入成均應試是年主京兆試者卽先生也而廷堪以文不合格下第將南歸省親臨行先生謂之曰予作主司而子被放寧非憾事然子今者尚未作時文也苟作之取科第不難毋以一蹶而隳其志也及廷堪再入都寓天津牛次原齋中去先生居不里許時廷堪年二十有九矣乃發憤每月課時文四篇文成必請先生指授如是者

年餘榜前以文質先生先生喜曰中矣榜發仍不第先生曰子之文可中而不中蓋天之所以厚子也子必勉之丁未從先生於南昌戊申客河南作文僅數篇秋中京兆副車南歸明年己酉試於江寧始領鄉薦次年遂成進士嗟乎以廷堪之駑駘失學中間又惑於浮言非先生之策勵烏能及此古人有言得一知己可以不憾若先生者可謂知己矣近者稍稍輯其所作得若干篇名曰學勤齋時文非曰可存蓋以志生平遭遇之艱苦師友講習之淵源示子孫於不忘也京師同學者天津牛君次原名坤同縣胡君樹思名梧實二君皆丙午中

式先廷堪一科云乾隆甲寅歙凌廷堪書於海上寓齋

梅邊吹笛譜序

少時失學居海上往往以填詞自娛相倡和者唯同里章君酌亭後出游漸知治經得交儀徵阮君伯元談說之餘時或及此蓋亦深於詞者其他朋輩多以小道薄之不敢與論也年二十許遂屏去一意嚮學不復多填詞舊稿久束之篋中及官宛陵暇日檢出閱之頗有敝帚千金之想乃編爲二卷酌亭已前卒不得見矣舊取白石暗香句意名之曰梅邊吹笛譜蓋詞人習氣亦不復追改也又少作但依舊詞填之不知宮調爲何物近因學樂律少少有所悟而宋人之譜多零落失傳又悞

以琵琶證琴聲故燕樂二十八調多與雅樂異名也今取其可考者注宮調於其下不可考者不注也阮君今以侍郎巡撫浙江命小史錄一本質之不審能傳於後否稿中所用四聲非於唐宋人有所本者不敢輒爲假借所用韻凡閉口不敢闢入抵齶鼻音至於抵齶與鼻音亦然異時有揚子雲當鑿此苦心也嘉慶庚申端午日凌廷堪次仲書

一斛珠傳奇序

杜少陵麗人行楊花雪落覆白蘋蓋爲太真伎梅妃而發楊則太真之姓蘋則梅妃之名也此詩故多感慨若號秦若丞相及此句皆明指時事說杜詩者往往穿鑿於此獨未之及何也余友程君時齋取曹鄴梅妃傳譜作傳奇雜取少陵事附之名曰一斛珠歲在丙申始屬草焉時余在海上時時過相商定未二年各以事他去中間南船北馬或離或合然晤時必問是書癸丑冬余自京師歸時齋始出定本見示蓋至是稿凡八易忽忽幾二十年矣時齋將以付梓屬余作序余以爲近時度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八

序三

十

曲家未覩東籬蘭谷之面目但希青藤玉茗之曠笑折
胥齟齬自以爲工得時齋此劇以藥之度幾其有瘳乎
若以梅妃復幸少陵登科僅目之爲梨園補恨事則淺
之乎視時齋矣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八

受業涇縣

朱 榮

馬景涵岳青

校